

红人堂·飞白 “小镇青年” 《去宁波的路》



丁彬兄弟的这本自传式的散文集，在我案头已放了快两年，读得比较慢，因为书中许多场景和人事，也是我曾亲身经历或熟稔的。读得慢，一则是因琐事打断了阅读节奏，二则因想细细品味这些散落心底的老记忆，让回味的醇厚在缓慢中渐次升腾——慢，自有慢的妙处。

他是慈溪庵东人，靠海边，地地道道的“小镇青年”。从庵东少年到慈溪学子，从负笈外省到扎根甬城，丁彬的人生轨迹清晰映照在文集的三辑结构中：“庵东少年”“慈溪往事”“宁波生涯”。虽然三辑篇幅参差，却恰似生命年轮的自然生长。

每个人心中都栖居着一个故乡。海德格尔说“诗人的天职是还乡”，实则何止诗人？我们皆在永恒的还乡路上。

他写《小镇大会堂》，勾勒出集体记忆的浮雕。父母吃完晚饭，掐着时间，骑上二八大杠带孩子去看电影，到了大会堂门口，检票员手撕票根，大家鱼贯而入。写“承载我们太多童年回忆的大会堂，就在庵余路边上”，由此，我想起那时在浒山水门路上的大会堂，门前的台阶通往大堂，庄严肃穆——当年慈溪撤县设市的庆典在此举行，作为红领巾队员列队迎宾的场景，虽记忆泛黄却从未褪色。所有这些发生过、存在过、参与过的事件，都组成了我们再也回不去的时光里的“遗物”。

写《找回那碗面》，说的是镇里人老式生活中飘逸流动的烟火气，看似写口腹之欲，实则食物为棱镜折射人文光谱。作者对于生活有着如显微镜般的观察力，语言生动、简洁，恰如其名般文质彬彬，娓娓道来，绝无“白开水”味道，充满叙述的褶皱与肌理，让质朴文字生出毛边与包浆，读上几遍，回味无穷。



作者简介

飞白，70后。喜爱写诗、观影、空想，已出版个人诗集《活着若无不妥》等三部。

这其中，一方面是作者的文字功底使然，另一方面是他心中抱有的那份淬火般的乡愁执念，纯粹且浓烈。

忽然惊觉：我们这代人既不同于父辈的生存境遇，亦疏离于当代青少年的精神波段。自己的人生，都是由这些“砂砾”汇集而成，而文字始终是最忠实的灵魂容器。

读着《去宁波的路》，我眼前会浮现这样的画面：一个身影，既熟悉，又非常陌生，在高铁、高速公路或者国道省道上永恒行进。无论晨昏，无论冬夏，这条路一直在心域无尽延伸。

路的那头有什么等待着我们，无从知晓。但作者在后记中的一句话温暖到我，“愿桥都坚固，隧道都光明”——这朴素祝福，恰是作者，也是我们这代人最深的领悟。

当故乡渐行渐远，我们都在努力打捞记忆中的温暖底色，完成这场永无止境的精神还乡。

人到中年以后，更深地体会到，这人有太多艰难和不如意，孑然独行的这条路上也布满荆棘与藩篱，每个人都在努力生活，在越来越远离故乡的人世间，描摹“家乡”模糊而又不可替代的样子——“找回留在家乡的心”。这也是作者从未停歇的脚步在向故土发出游子的沉吟，也代表着很多寓居他乡的心灵最真实的渴求。

素朴其外，锦绣其中。书的封底，标有一行小字：“一部小镇青年的进城史”，在我看来，这又何尝不是多重交响：浙东地域文化和城乡变迁的文化切片，中年人生况味和内心世界的精神彰显，个体生命与世界的和解诗篇。



扫描二维码
可欣赏全文

红人堂·胡龙召

楸树花开 惊艳了暮春时光

这几天杭州吴山的两棵楸树出圈了，其实宁波也有高大的楸树，颜值丝毫不输杭州的网红树。

暮春初夏，正是各种花草树木生长的旺季，鄞州区东吴镇上三塘村的一株楸树，也迎来了一年之中的“高光时刻”。楸树淡雅的花朵攒聚成一道粉紫色的瀑布，在苍翠山林间，随风摇曳，生机蓬勃，构成了一幅自带流量的乡野春景图。

过去，楸树是一种十分常见的树木，荒地、山野间都能看到它的身影。人们视楸树为守护神，古代皇家庭院、寺院之中都种有楸树，寻常百姓也喜欢在房前屋后栽种几株。民间还流传“千年柏，万年杉，不如楸树一枝丫”的谚语。

上三塘村的这棵楸树有30多年的树龄，高约15米，平时并不起眼，但每年谷雨前后，楸树都会绽放出雅致花朵。

楸树并非“草根”树种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它是备受推崇的植物，并且也是地球上存活上亿年的树种，是公认的“活化石”。早在春秋《诗经》里就已经有楸树的记载，但真正把它称为楸树，是在西汉的《史记》中。

楸树生长缓慢，木质坚硬，但是树干笔直，长得也粗壮，因此材质较好，与其他的木材相比，还具有良好



的防潮、抗虫蛀性能。因此也有人戏称楸树是“材貌双全”的树。

除了实用、观赏价值外，楸树还具有丰富的食用和药用价值。楸树的嫩叶营养丰富，口感鲜嫩。它的花朵可用炸、炒或腌制等方法食用。

时光流逝中，宁波的楸树数量锐减，现在已难得见到它的身影，虽然楸树不像松柏那般雄伟挺拔，也不像桃李那样妩媚动人，但它以低调而优雅的姿态，惊艳了暮春时光。

